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OKKAKU  
JUN 24 1954

戰國策

趙

2527/02026(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戰國策卷第六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

山中山又

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

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

襄雲中五

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

以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

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諫曰不可夫智伯之

規曰姓諱段鄭共叔段之後

人也好利而驕

擊殺鳥也

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

國書館大

晉

武

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君其與之彼補曰狃大性驕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

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

勿與趙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

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

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皇狼之地非

趙地皇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趙襄子

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

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

弗與焉他日陰疎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補曰之才臣也世治

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

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

居晉陽君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

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皆以

荻蒿苦楚麇之荻蒿苦楚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系醜秋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墻腐

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

籩籥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籩音宥籥即籥見禹貢君曰矢足矣

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棄晉陽城遂

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

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

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

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

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比計勿復言

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

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

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麇中而少親麇粗同疏也正我謀未

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三軍與之期夜

日說

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

子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

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

過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宣子將以果為

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

策先後不同

輅門之外

以車為門向智過入見智伯

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

君智

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

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

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

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

陽著言附其城

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

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

補曰恐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

二諷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

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

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

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諾

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

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曰姚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左右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

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

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彪謂段規

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夫此一

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

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

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

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爲與爲伯惟

沒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郟疵晉人補曰郟刺黎反孫本作郟說

文作縞姚本注元和姓纂郟已姓

之後青陽氏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

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從韓魏

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

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畫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二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

二元作三補曰姚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

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

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而

解於攻趙也解解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

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

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

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却疵知其言之

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

伯至是

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骨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大史公避

發五霸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

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有之曰五霸之

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能制

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

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補曰

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曰何哉吾聞輔主

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

馬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子改乎作也

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美

必相疾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决

色雖欲决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說决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國用何如對曰死修修

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

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行

之者許之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

夫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

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二年韓魏齊楚

元作燕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皆之正曰上

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頓異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

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

為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復來衍孰字今刪復來二字元

來句謀我補曰孰為我謀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



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

顯之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

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

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虎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

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

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於哉范

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問也

正曰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燕州

陽實燕州犁子豫讓乃之孫豫讓死事范中行氏而

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民趙襄子

其孫義烈有自來矣

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補曰史漆其頭說亦

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索隱云接

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器裴氏引帝昭云桀

榼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桀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

晉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漆智伯頭以為飲器故也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

為御

為大夫示尊

之楚

之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

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

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

滅鬚去眉自刑以

變其容為乞人而往

補曰史作行

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

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

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

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

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

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矣

補曰無字下恐有若字

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

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

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

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

補曰一本

伏所當過

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

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

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

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

補補曰姚本有此字

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國士名蓋一國者

臣故國士報之

為國士所為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

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

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各

日之事臣，故補曰：故固通。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

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

曰：而可以報智伯矣乎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

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處謂襄子豫子皆于載人也。豫子能報君能勝天

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

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

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

而不免於亡，死與郭君善，善為筆者歟。補曰：讓義士

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

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

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

知呂子之旨，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

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恠而刪之歟。

烈侯 襄子孫元年 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魏十七年 此元年 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較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本彼將

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肅侯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云名語成侯各種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子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秦傳言肅侯相號奉陽君妬嫉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正巨奉陽君說見後外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相館舍

外既館舍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

一篇綱要

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

其斷絕人之交橫人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屍左

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諸別陰陽而已矣陰陽言

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

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正曰湯沐之邑實如禮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禮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將而未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補曰

所以言湯武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

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韓弱則

效宜陽皆以地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郡正曰正義

比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則字

孰計也夫秦下軹道

秦紀注亭名在瀾陵正曰故軹

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上十一年韓使計息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軹枳通策又

作心蘇秦傳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

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

亡則巴郡則南陽動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

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補曰正義云番音婆

常山蒲吾縣誤常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

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

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則不然無若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

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簡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

也臣聞堯無二夫之分大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王曰此說士無不之辭且

舜本帝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今日曰云云豈足信哉故乘書舜無立

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注義引韓子云云皆此類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胸

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有秦

字姚補曰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破必矣今補曰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西面

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

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曰榭有美宮室

聽竽笙琴瑟之音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

軒轅天文志榭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

有秦患卒悴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喝元作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

今從之境  
傳以秦  
不言所以  
圖秦

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儕畔秦令天下之將

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

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

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

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

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

橫為道謂交道也按下趙涉河漳博關補曰博關張義說趙王章亦有見齊策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武關楚軍

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償無此義今

並從前作償正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

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

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

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

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

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

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

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

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

謂許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

不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

趙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  
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  
橫天下然則天時人相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  
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  
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然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曰璧純並  
見秦策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柱正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徒

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

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

是故吾事也事猶分補吾所苦夫鐵鋸元作鋸然自

入鐵言鐵之利若鋸則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

難通其義未詳也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

劉作為臣為鐵鋸者乎無有言得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

齊破燕子會之亂燕七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近趙有

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

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

天下憎之憎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

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

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

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託事綜察之任也

大王收率天下以備秦秦兵不敢出秦益重矣

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

無山東字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

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為趙而西

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

也言之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憤忿亦含怒

辭也

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敝元作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潼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

於齊之市補曰說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

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

推為從 盟王故 與說之 與齊楚 異

一軍塞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

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同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

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

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

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勢蔽晦先王

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

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

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趣同而適聞使者之

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

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

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

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今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秦市齊王關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

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

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

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正曰鮑指公子成

王孫縲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侍坐曰王慮世事

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

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管務

明王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

事之教動而補補曰姚云一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

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猶言敵弱者與弱為敵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

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

之累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

懼馬補曰一本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裝肥義曰

作十三段  
之景名  
鹽鐵論  
學此

可一  
格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知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

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為服苗苗格而禹袒入裸

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與趨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

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木作地史同依

文分  
三段

服字則句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乎成

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

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迓主先王

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

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

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正曰

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

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事成功立

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迨從政之經補曰叔以字疑衍以

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

縹謁之叔

補曰索隱句

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

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

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

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

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

異出類敏

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變夷之所義行也

以中國為有義有行

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夫司徒文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

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

以衲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補

百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為復恐

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割無錯臂字一作杵面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掌中故以象龍子不見

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甌越之民也

即漢東甌閩粵

地輿地志交趾周為屬越秦為西甌索隱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甌越文選三楚注吳越南越

大吳作大成

閩越東甌即閩越駱  
越甌人即南越也  
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  
青涅鯁大鮎以其皮為冠林縫工之拙補曰鯁即鉢字通借時補反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  
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  
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  
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足之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

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峽山巔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

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

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

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元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

文則參當 作東字訛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 不塞者志在遠

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國此愚智之所明也先

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 累亦累同 引水

圍鄆 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 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

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然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 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

本外

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

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

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 蔽猶伏 國之祿也

祿猶福 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 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 過者罪之小者 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 當猶順

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 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

正作循朱子集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

字為循 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

釋此而龍裘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



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

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

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

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

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即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

以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

此詩如法  
九數見

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國犯

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

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

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

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

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

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

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洩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

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

位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畧改云方俗僻陋刑處山谷三字俗辟而民易是

吳越無後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為是故聖與俗流

言其又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予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祠彪謂拓地開

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其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及古之說，皆鈎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補曰縣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

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

似有危甚之持正忠可以寫意寫猶信可以遠期久而

諺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

去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言而佚元作而

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實言盡事之情正曰上言

子為義之經指傳言循計議之事雖有過失而無

於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

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

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

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實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

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

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

不快

快謂從逸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謁

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

臣之罪也傳命僕官

傳附同比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耻

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

未通於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弱

苦於學

滿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正曰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愚謂無所見既欲其不以

勿勿李是欲

見惡事以行義道之母沈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

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傳爾方務胡

服騎射宜以誦習為滿苦也秦異人不習於事君者

誦而王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事君者

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其孤故

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

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

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餅之備也猶具劔正

帶音義二寬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具帶鷓冠而朝此以貝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鷓冠貝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未詳蓋依章主術訓武靈讀曰私鉗頭三字與此小異王曰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同六事記引又謂師比史

記胥糾師以傳王子補曰大事記書趙惠后卒使周犀胥一也姓也姓方死憐其子而荆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諱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諱諱也應對而不怨不逾上以自伐不立私

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

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

逾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

逾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為高行

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曰親身犯

之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

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

服以待今日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正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趙人進諫曰國

有固籍固言不變籍借今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

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易

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易

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不自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杜摯語俗作法

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

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音易入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

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

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工

非其宜也正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

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

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交

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

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正曰循行也言彼重甲執

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

以來朝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在

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

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

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

地千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

至當作王

戰國策卷之六

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瑋飾前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瑋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畧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記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

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三十五年明豈昧之訛邪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

宋之交令仇赫元作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

趙宋楚與二國合齊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相

趙使仇元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劫

無據史作宋公索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

已相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

單臣第  
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緩來相秦因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補曰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

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補曰

有者善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

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大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

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補曰

音疲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

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

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元作亡補曰姚

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

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其復復攻補曰復扶又反已

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

昭去然此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二十七年



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

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而離三晉趙攻燕而離三晉不合秦

善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燕食未飽而禍已及

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回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補

一本作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禍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

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

以上輪  
繼橫之  
利害甚

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懷於趙愚以接即移字訛當

作移於鮑未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議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

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

年間作馬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

主安重釋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為語助

或方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

割必深矣秦割國之舉此國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

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

堅其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

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

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此下蓋叙述者之辭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戍元作韓梁之西元作

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彪謂從

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

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太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

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曰此策自割必深

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

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陳軫

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

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人秦正秦誘

懷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

楚為來之為去聲

宣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橫緩欲以趙合秦楚當也恐

主父之聽橫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

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

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趙為辭以

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言其日樓緩坐魏時欲離

言有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我順而

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國主

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御名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

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

使趙與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

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

孤衍樂中山必之我之猶去備曰一已亡中山而以

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為富之為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趙恐

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欵或者教之欵

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故欲効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

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

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

王哀正聽是輕齊也齊亦重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

見周策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

輕齊也 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

最也

惠文王

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子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

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

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有扶學學中多柳故名

五年以擅呼沱

擅言固

齊人

戎郭宋突

雖齊人而信齊

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李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

中山案此言於齊

案猶

曰四國

趙與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

齊聞此必効鼓

宮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他國人仕趙

為室而鉅荆敢

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荆軻衛人荆豈專為楚姓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

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

帑金幣所藏正曰帑擊通詩庄子孫

也金幣與衆義不協

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

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北曰主曰

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二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零子曰齊甲君矣上君大夫之

稱也秦策其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釋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

趙稱襄主簡王是也策後亦多稱王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範矣置於惠文時故

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太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

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官以信百姓誑主其甚矣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補曰一本乘軒里既

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駕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

家省親老無罷車駕馬罷疲同猶散也車勞則散桑輪蓬篋贏元

贏補曰姚本勝負書擔囊補曰姚本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

漳河足重爾應足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

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

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

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

中旁有大叢補曰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補

曰說見闕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者字愚謂有者

字語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阻乃復歸土今

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

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

之事蓋以鬼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

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

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  
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  
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  
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  
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  
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  
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  
日復來吾請省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和氏之

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黑貂之

裘黃金百鎰元作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補曰蘇

在慎觀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卽下東武城此當孟

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

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

哉補曰被姚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

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  
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警然使王

悟而知文警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謹使

遣吏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人姓禁之

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收趙以自助宋未伐也故起

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梁王二十九秦王昭怒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

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救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

為從長不能復秦兵罷而留成臯與此李兌約五國

雖土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據此故也無功留天

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手從韋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謂字

故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鮮秦而取封焉封

之封非封地正曰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

齊人謂王云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作秦屬怨於趙故

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

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正李兌必死今

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臯而陰驚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大其  
沉著

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

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魏地負蒿地缺

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葛城在高陰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

也今文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茂同封其子子兌而乃令秦

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作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必以

類相比如王言如今乃可知如王者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

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

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

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

二郟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

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珉元作氓從韓策後並同處於趙氓下皆齊人去齊者去齊三

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以其在趙疑齊相趙曰有秦陰疑齊

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

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善韓徐以為上交

尊虞尚以為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於是魏王聽此言

也甚詘此下比士自陳其說魏之效其欲事王齊王也



其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正曰

其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臣願王之亟元作聞魏

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

願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

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齊秦交重

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

治猶三國事趙補曰姚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其之也私

所謂無使見也其言說之補曰徧劫王使臣以韓魏

與燕劫趙使丹也其之丹順昔以趙劫韓魏此下皆

劫使臣也其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以天下劫

楚使珉也其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目以見偏於

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其而不敢相私也交

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因欲與趙趙不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齊因欲與趙趙不

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

謂齊王閔曰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

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臣之所以堅三晉以

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使

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

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

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秦陽君蘇秦從時已言秦陽死豈或襲

稱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燕楚僻

元作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

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

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

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不徒其之必或制之

封而巳實之正曰勸之定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

地効於襄安君蓋趙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足下

言有齊又得宋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

何愛焉若足下本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

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下以此資臣也

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决天下矣潰潰也

盖喻其制天下之易也决猶制正曰潰壞也此喻宋擊潰壞之宋而决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相而

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為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

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

君之為大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秦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貧韓魏危燕元作衛

楚辭元作正盖僻四聲近四又訛中山之地薄宋罪

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

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為謂穰

侯趙策又曰魏將必如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

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俚鄧魏冉陶為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燭壽為相燭免

復相忠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

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

爭先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

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

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

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

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與秦講

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

已而必講必講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正曰不得已而

得陰而講此句當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不得陰而必講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示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

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氓也元作氓

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

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正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

曰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反韓

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策言韓珉處趙魏

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珉與我交又云韓珉相

齊此下文云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珉蓋韓人之

善於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使臣守約

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

者而秦侵敗約則

五國復堅擯之

有倍約者

以四國攻之無倍

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

之今韓魏與齊

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

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觴

重者矣

元作踣

重者矣

元作踣

重者矣

元作踣

重者矣

元作踣

重者矣

元作踣

重正曰公羊傳踣間何休說開一扇閣一扇一人後  
在內一人存外曰踣說苑切踣即倚字義皆訓偏後  
合與觴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且天下散而

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  
秦用趙無補曰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

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  
國山東皆負海正曰三晉非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

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

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復合行公孫衍時相魏雅不

之正曰公孫衍交兩王秦魏正曰上言齊韓王齊韓  
非犀首說見前魏此兩王謂燕趙也

佗之曹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皆起而行  
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

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  
相親以據魏據猶而求安邑秦求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  
倍作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

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

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正曰前言內韓珉分齊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

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

得解故得以此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

塞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為太行當是

燕策下軼元作道南陽而元作伐魏絕韓包二周即

趙自消燦矣國燦於秦燦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

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財元作屈三晉破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

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

救之而補兩字正曰一本無救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

免西合言趙若不以兵救魏則國在謀之中在秦而

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天下爭秦秦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

山之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

與宋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

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補曰蘇代為燕

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敵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

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之

驕而止欺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又代謂燕

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

合燕以破齊始以此歟○大事記齊湣王與魏楚滅

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

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

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

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

五下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為王也齊距

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林魏合

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內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

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

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

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比宋地楚魏之所

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比大事記曰

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

之記者豈非得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補曰去聲齊上書說趙

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

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其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今足下功力謂戰非數痛加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

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補曰曾恐即增姚云曾本

作非素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言行之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

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補曰秦兩

憎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

兩周文義明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其

作齊則不順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補補曰微下有缺文史韓以貳之貳

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聲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空韓

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

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

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臣竊觀其圖之也

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議秦以謀計議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且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又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

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

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

山而秦韓魏齊擊楚敗唐昧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

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得其



地補曰盡韓之河史 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

三百里自此皆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千五

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則

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

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

之扞關陸地之關楚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

國謂趙邦屬而壤擊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三軍

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

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補曰括

在鴈門非王之有也今踰亦作勾注禁常山而守猶

縣西北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

胡駒史作胡大郭璞云胡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菴有

崑山正曰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李斯傳崑

山之玉正義云崑崙在于閩國界凡出玉按武帝以

于閩山出王故曰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

國之王齊楚魏韓燕補曰姚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

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屬之

讎柞讎言柞酬酢同言其相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

西師以禁秦國禁閉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今令其國

東或  
你畜

敗以喪禮自反温軹无作枳並屬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

居也史不書定亦有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

言臨淮則繆安定秦地亦非温枳皆河内故當以懷

荆者為正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

張儀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

中年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正曰三公二字有誤此

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今乃

以邱罪取伐邱抵同坐也臣恐其後事主不敢

自必也言不敢必其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

齊韓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危魯作抱天下必重王然

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

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是

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

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

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其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

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救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

齊遺趙王書云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

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

之也非此特事按策多為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補曰音吾為質於秦而

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黎東郡有

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蘭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

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

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

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

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鄭朱之

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

伐趙攻闕與後志上黨趙奢將救之此廿九年魏令

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此秦敗於

闕與反攻魏幾魏將正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

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

初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按題王四十二年秦

敗趙殺趙藺取離石報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蘭

弓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報王三十二

年豈戰國地且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為秦所拔平報

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末言

戰闕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闕與在惠文

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

目是遂屬趙秦師既為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

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在趙奢

破秦次年年表秦擊我闕與城不拔是再攻闕與也

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

博士辯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

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

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

好兵補曰故為反辭也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

固天下之徂喜也徂猶屬而狡點言兵家如之而可喜正曰徂猶楊雄所謂徂詐也言

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

說魏昭王昔日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

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

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

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丘之環未詳萬金之

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雖傳注古勇士

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伙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外無弓弩之禦不出

宿夕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

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禦亦守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國御

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

孟皆以兵為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

也正曰伏事句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

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

注肉食文張他國人正善宋宋王善之正惡公子牟

夷宋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

然上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

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

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

曰中年趙邑也身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構秦樓

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中牟

反入梁或者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

言矣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蚩補曰蚩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

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盧屬秦高唐屬平平原陵地

城市邑五十七平原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

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

此夫夫辭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

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

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且君

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

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

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

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

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

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其於奢也不

然奢於燕之仇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策使安

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

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

曠日持父兵猶持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

壘車甲羽毛翎散翎謂箭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

習之習言玩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

者矣是元作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

有字古

者矣是元作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

晉陽云此時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

或有水害三堵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

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

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

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

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為相此稱都

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

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

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闕與後一問趙奢曰吾

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

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不可給也

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

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

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

不明其時勢兵則吳于之喻時勢夫吳于之劍吳王

隱元年注

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無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元作都平之稱魏策

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

補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

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且夫吳干之

劍材難材謂谷脾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夫無元作母春之厚而鋒不入無

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元作竿下同

鍾蒙須之便鈎劍頭環竿與梓同集韻柄也鍾瑁鼻也蒙須疑為劍繩猶削紙也爾雅草有

夫刃蓋以草為繩正曰鈎亦劍屬姚云操其刃而刺

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二十萬之衆而

為此鈎竿鍾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

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

非鳥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

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

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為燕昭所破

五年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

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取今者齊韓

相方方猶北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我其以

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三萬之衆索猶求也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



不處城之一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將以此

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

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眾奇兵也奢也

以眾敵眾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

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

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補曰兵不期多少商敵為

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不論將也單

之破燕蓋乘眾之憤懈而設奇駭之奢之役闕與曰

道遠險狹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以計敗

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眾而不免於白起

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爾雖然人

知少之害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赤

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曰不過能將十

萬而多多益辦獨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補曰索隱云趙

長安君以饒正義云即饒陽也明長安是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官名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

至而自謝曰補曰觸龍言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

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龍言以別

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大后字史同。史云昏之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怨久不見宜得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同以

善處人  
母子之  
間

已病足因恐后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

行補曰望見太后姚本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

耳補曰鬻鬻同姚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寄棋息其子寄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屍祝之服所謂

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正曰袷服韻書好衣也按晉輿

服志秦人以衲袷為祭服鮑其誤以衲為袷乎增韻

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振振均即衲以下文衛王宮以

推之戎服是也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以

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則死

填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大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

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媼鳥老反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豈非計又

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最有  
西折

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

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補曰一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

可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

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左師  
論  
亦一創也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

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趙記元年有處謂觸警

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

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聽人不當如是

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辨曰不師觸警

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輔太

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

觸警類亦可並觀諒殺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

國攻函谷事函

穀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

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

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於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

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

阻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

家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

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

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

周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

如公子他日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補補曰姚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入謝於

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難字書無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桓此字下難字刪令韓與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

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者

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决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

非行當時已有此稱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

子其亦元作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正

悉發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補曰史作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

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

補曰原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

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

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

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為漢出始用

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用人耕未用牛耕

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

也字書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

耕非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令嚴政行

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

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  
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  
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

補此二字補曰史此有七十一

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

使者臣勝告

補

太守有詔

補曰語告也謂太守有告

使臣勝

有詔秦人

語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

補曰縣令

說見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

垂涕而免

元作勉免辭也

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

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

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

食食封戶也

不義三也辭封而入

韓

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為單陽君與趙將

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夫下其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趙記

四年有馮亭下處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齊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歟故為邦者以遠佞人為急正曰勝禹淺謀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齕秦將有桓齕此恐訛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

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

亡一都尉

軍尉也

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歷尉係死

係尉名正曰姚本係作復史同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而為講

元從女從葺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

秦制言聽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即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

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

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虛明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

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

講虞卿傳有

秦故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

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

讓曰此非下文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良公

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

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

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sub>稱是人</sub>不<sub>子之也</sub>隨<sub>稱是人</sub>不<sub>子之也</sub>今死而婦人

為死者十六人<sub>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sub>

<sub>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辨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人字乃八字之訛</sub>若是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可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

婦言之必不免為姑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

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

之虞卿曰此飾說也<sub>猶飾</sub>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

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

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sub>史云樓緩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sub>

<sub>止其勢必</sub>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sub>至猶及也</sub>

<sub>無趙矣</sub>



作木

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誠不補知秦力之所

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元作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

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

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

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

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啓關通幣元作齊交韓

魏使其交秦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古今主和者深如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補兩字補曰史此曰樓

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

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不

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城

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

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

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史記

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

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

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計固不止矣言言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

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

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有勝字者則

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

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

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

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

與秦名  
一勝在趙  
而不勝秦

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  
為帝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  
不特此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  
韓魏本趙與之親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  
卿東見齊王建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  
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  
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  
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蘇說也次王  
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  
善明者矣常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  
之臣孰不鬼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吏之寧卿獨為  
之更慮却趙折樓緩之口也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

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  
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正曰大事紀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  
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  
其勵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  
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犀首未  
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

他國人仕魏也補曰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間謂因平原君謂

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

而復蹄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行閔王字今乃閔

王益弱

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

帝

補謚非當時語補曰追書之辭

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

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東國謂齊補曰一本先生者

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

郭璞曰紹介相佐助也補

曰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將軍辛

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

矣

泄言已

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

元作周之介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土見莊

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從容而死者皆非

也其人介故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

養不知其非世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

也明已今亦然獲首級者計功受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

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愚按此句亦難則連有赴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也幸垣衍曰先生助之秦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

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

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

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

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

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也而

母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計索隱曰下席

連意謂威王

亦以不忍其

求故耳然周

以天子而求

於諸侯亦事

之當無當足

惟者也蓋謂

趙之于秦敵

耳本當不忍

其求而秦尤

不當求之于

趙也

云而毋婢罵單國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

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恠幸垣衍曰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

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醢肉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補曰嘻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

正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

姚本牖里之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補曰索

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

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牲避納攝衽抱几几所視膳

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

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

上有曾人投其鬻

鬻鑰同關下北也投者下其牝

不果納不得入於

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倍言背之去正

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設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

此吾將伏劔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

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正曰索隱云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

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聘越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

死則不得飯含

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此謂然且欲鄒補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民乘之國梁

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

已而帝

無已言無止之者正曰無已必欲為之而不止也

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

新曰更無所謂賢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

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無已無厭也

所責以六義

不動至此利

雪切身處

情之常而  
之易也

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

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補曰秦將

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夸辭愚竊以為信

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

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信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

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救黨非常

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於是平原君

而陣其謀故爾不然豈為虛言也哉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元作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

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

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

而順之若觸警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濟天下之

務不然設且悞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精意不合大

義固未當鮑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

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辯過儀秦

氣凌髡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

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一人而已斯言蔑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

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

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爾補曰請為所為為却之

為去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闔一卒不頓一戟頓劔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

補曰一本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

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干原傳稱公孫

龍善為堅白曰異之辯荀卿傳未以為趙人又見死

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官同時楚威

王欲以為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

楚相之事附見下至郝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

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魯之噲事當宣王末

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為赧王五

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

也惟以為仲尼弟子公孫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

能者則誤蓋相去遠爾

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

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而君

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正曰故向史故夫君封以東武

城不讓無功不以無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

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

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記不當得今

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

賞輕重不倫也漢光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

武封陰識引此語

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

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桑榆之收不可

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想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

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  
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為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

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

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

索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

也曰諒毅者

口猶有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

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

即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

賀敝邑寡君亦竊喜之不致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

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懼

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

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

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

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

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滅下

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

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葉陽為陽芋戎也此言葉陽為

王之母弟則非戎矢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悝  
涇陽公子市大專記謂范睢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  
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  
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為  
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為  
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  
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大  
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慊慊也補曰慊  
口噍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類賦食通作慊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  
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  
天天公同小也正曰麟鳳羽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  
天趙簡子聞實為憤華之死口云梅福書戴鵲

增遊類此

而麒麟不至今補曰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

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  
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  
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

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

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龍言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關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為之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耻為之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

夫言以虛喝之耳諛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之有母弟而受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衛國稷大國馮恃其威日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於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于之忠而使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韓魏友之茅舉

元作舉茅趙人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

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

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

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

涉孟蓋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建信之補曰涉孟之讒言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自害

於趙故之讒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以從爲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以從爲

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不功乃能害秦爾不

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爲

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爲從然則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

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

一馬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

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秦合元作齊秦見二

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補無功之為知哉趙知據建

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

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

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

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

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

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

信君誠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

擇於有功無功一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

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自

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救河而衛兵正曰魏臣無考

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

兵也兵秦兵也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危

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

略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

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

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救河間故言封

不定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

封文信侯食河間洛陽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

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今魏耻未滅言嘗

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

之憂正曰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

見上文曰文信之憂未齊不從不從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

詳恐字有誤可憂大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構言趙必求和於秦

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

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齊

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

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

慮謂虞卿之吉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

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

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趙聽已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

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補

即白起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

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

餘衆收破軍之敝守

敝守守 邯鄲

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然者

言所

攻難而守者易也

補曰姚本無然字者

下有

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

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罷音疲

趙攻強燕是使弱

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

強秦以休兵

休息之兵

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

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

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

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

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

悟察淫之說蓋魏牟有以

啓其機也

侯同

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

東歸魏

應侯曰公子將行

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

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

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

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

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

僕平原自稱

不忘於心願君之

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

勤之盤孟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

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

曰君安能少趙人而

今趙人多君少多猶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

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粘一本作黏女而不能合遠

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則

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

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

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

正曰此不可知為何時考之史自慎觀王四年齊敗

魏趙觀津軍二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

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

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

亦大言耳然與抑強齊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

之言不能無輕重矣

不可得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忠不可得之小梁復得

歸也意者相國以罪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

亡梁歟正曰無考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

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迎客面之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有顧則反因避補曰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

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

照應

不可得

細言

可知也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照應



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

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

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補曰郎中魏牟曰為

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矣

虛疾見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言王乃與幼艾道岐日艾

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駕犀首駕犀首

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而駮馬服以

與秦角逐角有開秦當時避元作其鋒今王懂懂往

此數句

不絕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輦也

輦車旁也以輦喻故云補曰詩猗重較兮猗隱綺反注依也此綺雖不同然義亦當與輦通

或謂建信君君補補曰當有缺字之所以事王者色

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

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

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乘驥而御之不倦而

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

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則葺之事

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

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

以事而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身亡走矣彪謂奸人

甚矣智知所無柰何彼厚任以事葺以為不世之遇矣

彈力畢慮恐不給馬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元作帝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

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遼從

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補曰交下當有

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今收河間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

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君唯飾元作不與也秦必惡趙

虛懼秦偽文信侯虛與之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况

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敬亂上文從偽字可意明從而有功

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正曰君唯

飾虛偽謂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獨譯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

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之恭反

希寫趙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其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相官屬爵五大夫補曰秦武

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趙相效也

文信侯之於僕也其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

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

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壅

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

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

於王門項羽紀成阜北門注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

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

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虺音介元作魁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機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足舖音煩虎之情非不愛

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

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

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

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必有大臣欲

衡者耳衡即黃王欲知其人旦日贅群臣而訪之贅自美其

事以開無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補曰魏牟

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月首駟馬服今王乃輦建信

君子在孝成之射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今先言橫為

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

爾大事記謂孝成雖有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願

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豪傑愚觀其時秦兵  
日國不守日感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痛未有內  
強而國不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樂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七節

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

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言齊舉兵擊燕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

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成而地可多割自

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元作實即而臣獨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

困也困於君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不得見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則

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

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

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

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

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

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

一皆用月  
計日換仲  
駁如許史記  
最長此法

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  
臣以齊為主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  
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  
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  
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今三無齊獨安能  
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  
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  
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  
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禮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時

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  
張而貴勤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  
而貴之

翟章之梁宋其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為卿刺之客

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

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齊一身不救

章故建卿因以待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

孝成母弟

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

言吾以為重事者無燕秦也

對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不

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

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

燕也行逐愛弟

行所

又無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

交兩手

挽

元作免

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

未詳

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二罪望我而笑是

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

倍言皆其師

交淺而言深是

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

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

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

席設

而廕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下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

而受三公

補曰伊尹負鼎俎于湯孟子集註所謂戰

國時有為此說者指此說苑堯舜相見不

盡桑陰亦此類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

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夫

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

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

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曰一對

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

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

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

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

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

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

客曰燕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同桑中有蠹則外稷碗如人之癰正

之間也所謂桑雍者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

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此皆能乘

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

曰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王知之乎王曰未

貞然姚云曾劉並作桑雍下同

北史孟由親  
人同不五年  
人而益  
人三而益

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蛙危柱櫛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此為喻姚注云東坡本日月影暉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於內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補曰名煇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大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

因留之泄

元作世

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

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生絕趙

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

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

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

幽王

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醜死

與司空馬不常也

趙

補曰與字疑衍

趙以為守相

守假官也

秦下甲而攻趙司

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少府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

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白不



內惡以下  
百度秦  
之詞也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日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自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  
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  
也正曰高注  
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  
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  
地趙猶有守  
之者秦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其受之不得  
不急  
秦受地而卻元作  
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

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  
有唇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  
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  
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  
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千之言是  
馬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  
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  
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  
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  
補曰姚本作小官未嘗為兵為猶治也  
馬謙言臣元作  
百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  
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  
為將何

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

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

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

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

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

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歸者

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

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

王令人代使趙葱類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王壽而捍匕首

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匕首自

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本注捍劉一作捍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反匕短劍也備履

反捍捍衛當死武安君曰緹緹收名補曰此因高注病

七首也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問王起居也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故使

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

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

也又捆拊也與揮同音衣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

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

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當作縮集韻引也抽也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官中過元作遇補曰姚司馬門官明趨

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

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

使不受命歸倉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

而誤載乎愚出諺元作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劍

柱以為驗也正曰銜劍於口因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補

為秦嬴曰終上文之日

一本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又以調元作司空馬逐

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自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

國亡者補曰一本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

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

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

不修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感

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終不堅秦

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

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

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

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

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

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

馬平原冷非篤論也補曰秦策秦王資頃弱以金北

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而臣昆郭開金焉

趙亡不係司

空馬之去故

於李牧之死

事猶詳本歸

重司空馬者

蓋結法也

反間而殺牧而庶頗傳稱頗之注郭開與使者金使  
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  
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軍后者邯  
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  
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  
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  
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  
皆可左大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牧恐鄧  
開韓倉亦有差誤耳○三  
請為其為必為之為去聲

秦使王齮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

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

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史作聚補曰一本勿忽作思

注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月王翦因急

擊大破趙殺趙軍補上史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

滅趙有牧傳



